

面對父母年老時(中)

陳詠嵐姊妹

面對父母年老，是我近幾年感受到的一個很大的挑戰與反省。特別在適應家庭崗位、責任的轉變，甚或是父母與子女「施與受」關係的逆轉。我會分四個時期訴說。在上一年 8 月的月刊中，我分享了：

1) 求學時期：「可否支持我？」：

2) 踏入社會工作時期：「想要珍惜與家人在倒數的時間而保有自我」：

在工作的第三年，我開始覺得父親的記性有如突然衰退，認知能力大不如前，十分擔憂他的情況。那時常與母親研究有關認知障礙的病徵，想要把父親帶去看醫生，卻因被父親狠狠拒絕而心生不忿，歸咎於父親年老後變得固執和諱疾忌醫；同時又對父母年老感到焦慮和抗拒，想要阻止父母年老，又或者說，不想看到父母在年老的實證。我開始意識到，「面對父母年老」對我而言是一個很大的課題。我對父母年老有太多的不安感，對父母的行為變化如固執、節儉、早睡早起等有太多不理解的地方，我開始閱讀有關如何照顧年老父母的書籍，盼望能在別人的經驗中有所學習。

那時，我的人生難題是一方面懷抱想要成為社工的夢想，在尋找回校讀書的可能性，也為自己或將要重新成為學生作心理準備；另一方面又夢想要到世界各地文化體驗，而希望父母能支持自己。在考慮修讀社工課程一事上，我當時面對很多同輩朋友的質疑：一來是既有學位學歷，何必再修讀高級文憑；二來是我全職讀書將會帶給家庭的經濟負擔，當時也有責怪自己是否太自私，只為著成就自己而妄顧家庭需要。幸而父母都支持我再次成為全職學生的決定，另外經多番解釋、說明、遊說，他們從擔心轉而支持我到歐洲打工換宿兩個月的決定。

3) 實踐夢想時期：「我只想做小女兒」

第三個時期是由到歐洲遊歷至全職修讀社工課程的三年多，是我 26 至 29 歲的時段。記得那兩個月我在歐洲透過每天與他人的交流而過得很滿足，而母親則要透過每天與我的訊息聯繫排解她的擔憂與思念。原來，在我逐漸成長變得獨立的同時，父母則隨時年紀漸長而對子女變得有所依賴。回到香港後，我很樂於分享自己的經歷。這時，我很意外地發現自己的父親竟當了我的聽眾，他留心聽我分享，還聽到他感歎自己受年紀限制（我的理解是自我限制），他只能每日過重複刻板的生活。同時，我又發現父母很欣賞子女的能力，獨立，判斷和積極，他們也為我感到驕傲。

而在我 27 歲那年，母親被告之患有心房顫動，我親眼體驗到在年老時疾病對

父母的折磨。一來是每時每刻隨時的心律不正讓母親常感不適，二來是她會慨歎自己康復能力不如壯年時。當時我們都為尋找治療方案而四出尋問，母親常希望我能陪她去見醫生，因她覺得我的思路較清晰，比較能理解醫生的說法，我也逐漸發覺父母的理解和判斷能力似乎有所下降。我總要先消化醫生的講法，再周而復始地講解病理、優缺點給他們聽，那時我承受著很大壓力。一方面是親眼看到母親身體上的不適而覺得難受、心痛，同時也對她的狀況感到無能為力，責怪自己未能承擔家庭經濟。另一方面我覺得自己要肩負起分析員的責任，因父母都依賴我去對母親的病況提供意見，雖然我內心感覺到負擔，但我很想為父母分憂，而令我矛盾的是我總以科學的角度看待如何處理這病，覺得以西醫的治療方案最能急切回應母親的需要，偏偏母親對此方案極其抗拒。我發覺自己常將自己想法加諸父母身上，渴望父母能乖與聽話，順著我的心意而行，這正正是我年少時作為子女對父母最抗拒的一點，但長大後我竟複製了當初我所討厭的行為。(下期續)

作者為本堂教友